



## 觅月

◎路志彦

失眠或堕入梦的陷阱时  
我穿上红色袈裟 觅月  
星光幻化成目光 泪 泪  
成泪水  
我在漆黑一团中寻找她

夕阳西沉或暮鼓敲响时  
他举着火把 低着头 觅月  
那些静静的血脉 滴成河流  
他手持罗盘站在太阳背面等她

须臾山顶 人们在禅定  
脚踩  
崇山峻岭 抑或 一马平川  
人们吐纳阴阳 炼化七  
彩虹光  
但雾或者露知道 这里  
没有她

你们骑马驾车 或跳进  
经典里  
寻觅一束能够逃脱轮回  
的光  
你们沉沦于一个叫婆婆  
的村庄  
你们不知道她叫月亮

很久以前或以后 穿红  
色袈裟的我  
手持银钵 渡过他的河  
流 站在你的窗外  
我叫觅月 你叫月亮  
他指着天 言 非月是名月

## 在龙眠山

◎毛文文

刚进龙眠山  
月亮就跟着爬上山头  
看一群研究地名的人被  
龙口吞咽  
一些词语撤离冬眠  
一些词语被大龙井瀑布  
洗过  
影响了名词的属性  
和此刻的宁静

桐城小花稀稀落落地在  
高处  
目睹我们在山脊上  
怎样被一家山庄的炊烟  
找到如鲠在喉的那一根  
鱼刺  
必须从龙口飘出

山的味蕾抵达每个人的  
胃后  
事物已靠近了本质  
摩崖石刻趁着夜色潦草  
境主庙水库雾气回旋  
它与之前铺开的松竹  
画卷  
有了变化 库水默念  
想和山下的龙眠河一块  
送我们  
一个绵延流淌的月夜



春光里

◎任惠均

## 从小木箱到大书房

◎吴建

在我的书房里,珍藏着一只旧木箱。它长四十厘米,高二十五厘米,宽二十厘米;紫色的油漆随着岁月的流逝早已斑驳陆离,但整个木箱却还坚固结实,没有什么大的损坏。虽然里面摆放的都是旧书籍,但我一直把它当做珍宝似的保存着。

父亲说小木箱的年龄比我还长,它,最早是母亲的陪嫁品。那时外祖父家穷,没有当时一般女孩子出嫁时时兴的高橱、书桌、挂衣橱做嫁妆,外祖母就把自己结婚时带来的这只小木箱再给母亲做嫁妆。母亲对它十分珍惜,把它放在床边,用一块棉布盖在上面遮挡灰尘,一有空闲就掸掸擦擦。小木箱虽小,里面却盛满了我们一家人几乎所有的衣物。是啊,贫穷的家庭哪有闲余资金添置新衣服,我们一家五口所有的衣服加起来也就十来件吧,而且破旧的占多数。尽管如此,母亲还是将不穿的衣服洗干净再小心翼翼地收藏在小木箱里。有一次姐姐到小木箱里翻找衣服,拖拉之中,小木箱一倾斜,“啪”的一声摔在地上,箱盖合不上了。母亲心疼不已,从来没有打过孩子的她,第一次伸手打了姐姐一个巴掌,姐姐委屈得大哭。父亲一边安慰姐姐,一边责怪母亲:

“孩子又不是故意的,摔坏了可以再修,你打孩子干吗?”过了两天,父亲找来木匠将箱盖修好,又买了点红漆,自己动手涂涂抹抹,木箱又完好如初了。

从此以后,母亲对这只小木箱更加珍爱。她常对我们说:“你们外公外婆去世时家里太穷,连一张照片也没留下,只有这只木箱还有你们外公外婆的影子,看到它,我就会想起你们外公外婆的样子。”改革开放后,生活条件逐步改善,家里购置了衣橱,全家人的衣服也越来越多,不是当季的衣物都收拾在衣橱衣柜里,但这只小木箱依旧完好无损地保存在父母的房间里。

我考上重点高中那一年,父亲把这只木箱重新油漆一遍,使它光亮一新,让我带去学校储存生活用品。在校园里,别的学生携带的都是皮箱,我的小木箱在众多精致的皮箱里显得是那么的寒酸。舍友们看到我带来的木箱如此破旧,都觉得好奇和好笑。看到舍友们带来的都是新买的精致的拉杆箱,父亲摸着我的头说:“好孩子,让你受苦了。”我丝毫没有埋怨父亲,因为那些年家中又遭变故,先是祖母去世,接着母亲患癌,为了给母亲治病,父亲四

处借钱,欠了一屁股债。我上高中,是父母东挪西借才凑够了我的学费,我有什么理由再要求父亲给我买那些高档物品呢?

上大学时,父亲知道我爱看书、爱买书,说给我买一只高档拉杆箱储书用,我说不用了,我就用这只小木箱存书。在师范学校,我如同久旱逢甘雨的禾苗,度过了一段如饥似渴的读书生活。我成了图书馆的常客,阅读之余,我更渴望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书籍,于是我开始省吃俭用购买自己喜爱的书。慢慢地,小木箱里有了《骆驼祥子》《家春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简·爱》等名著。三年下来,竟把这小木箱挤得满满的。

我提着这沉甸甸的小木箱走出了师范校门,走上了教学岗位。学校分给我一间简陋的宿舍,我把小木箱往床头一放,权当是书案。白天,我站上讲台,夜晚,蜷缩于斗室,坐在小木箱旁,挑灯夜读,乐此不疲。

而今,我拥有了自己的小书房,八张崭新的书橱藏满了各种文艺、科普等书籍,几千种图书一行行一排排骄傲地排列着,琳琅满目。但我仍把我最喜爱的书籍珍藏在小木箱里,并且一直把它当做我家最宝贵的“文物”。



芬芳  
一叶

## 女人的三个时期

◎汤凯燕

今年二月,在上海看展时见到奥地利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一幅作品,题为《女人的三个时期》。三个裸体人物,中间是个年轻女人,体态丰腴,肌肤白皙,面庞红润,蓬松的金发缀满花朵。她怀抱柔嫩的幼儿,两人皆微闭双目,表情松弛恬美。女人左边是个老妇,弓着腰背,乳房垂挂,肚腩凸起,手臂血管盘曲狰狞。老妇低头,一手捂住面部,似羞愧于自己的丑陋。

在画前观看时,有两个女孩在我身旁,她们低声轻语,讨论绘画的色彩、线条、图案,颇为专业。我侧耳倾听,悄悄打量。合身的衣裙勾勒出她

们优美的身姿,文艺女生成气质独特,如同白杨般亭亭玉立,我承认那一刻自己如同画上的老妇,面对青春的美好自惭形秽。

前几日理了短发,在镜前端详,忽觉异常眼熟,搜寻出一张旧照。多年前在镇上的照相馆,七八岁的我正是这样的齐耳短发,手中捧着一束塑料花。摄影师冲着我们喊:“笑一点,对,再笑一点。”我将嘴角向两旁尽力牵拉,做出一脸假笑。三四岁的妹妹无论摄影师与家人如何逗引,仍面无表情,眼睛瞪得大大的,被吓着了似的。

之后青年时期,工作,恋爱,结婚,

生娃。接着人到中年,添了皱纹与白发,一根、两根、一片、两片……开始迈向女人的第三个时期,无法回头。

想起与朋友的聊天,再过几个月她便年满50岁。她说:“你知道吗?我希望自己能够永远停留在49岁的最后一天,想到即将年过半百,简直万念俱灰。”话虽如此,她终究会接受日益衰老的现实,每个女人或早或晚都会经历这场情感风暴,风暴过后,收拾了一片狼藉,便是日暮时分的静谧祥和。

艺术家是敏锐的,仅用一个画面便观照了人类的命运,生命的轮回,时间的力量。